

晉書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孔愉

子汪
從子坦

安國
嚴

弟祇
從弟羣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

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馬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道頗見踈遠愉陳導忠

賢有佐命之勲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

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厠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疆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

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之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

晉書卷四十八
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
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
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再
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干
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
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
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
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乏才
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
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
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喪經涕泗竟日
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
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
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
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
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
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揚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污宮瀆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

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

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
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
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
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苟所未學實
難聞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
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
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
家室猶弗可貳况經國之典而可玩躓乎帝納焉聽
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
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
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
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
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
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馬
司徒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
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
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
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
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塩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
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

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
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
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
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
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
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
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
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
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
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為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

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為丹陽
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
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
坦踈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
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
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
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
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
以坦葦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
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

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
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
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
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
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嗒而神州振蕩遺氓皮散誓
命戎狄之手跼踏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
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
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
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祖具勸
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
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
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
親屬假養異類雖逼為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
悼况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及
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
之同盟率閔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
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黠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
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際賞之故行雍
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
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熊

羣踴躍齟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
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
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
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
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
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
射王彬卒議者以為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
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
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
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
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諷善道由是許導出
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
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
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
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徃名沒朝恩不報
所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
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顛下風使九服
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
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

晉列傳四十八
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
勳謚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
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
不能自勝足下方才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
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湏才况於今日倍
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
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
尋往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
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并致薄祭望
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
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鬢酒其一何故非
也檢視之一鬢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
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
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
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
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
荒人謀立功於閩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
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
具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

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今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楊尹庾敳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為揚州大中正嚴

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奔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減，衛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羨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

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群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群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

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祚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宜依

問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總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諫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

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
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
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
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
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
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
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
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
服而人生居喪素服主祭二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
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

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為廣武
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為太子左衛率不拜成
帝踐阼以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
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
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
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
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
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
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

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
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
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
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
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
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
並遇害茂弟益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贈茂
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
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
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
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
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
蘇峻之後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
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
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
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

為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
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
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
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
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
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
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
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
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
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
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呂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
郡四等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
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楨尹桓景佞事王導其為導
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道諺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
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
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從護軍將軍常侍領
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志
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醜冠軍將軍隱少

晉書卷四十八

卷四十八

府無忘先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條蕩之材邀締構
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
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
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論高第百萬之賞辭榮數節
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曰陳邪佞之
宜遠明當責之非宜並補闕弼遠良可補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
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群曲匡厄陶曰規過言同

金石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列傳卷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
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
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
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溫
嗚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
孺甚竒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
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鶴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憤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二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

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况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明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葦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

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
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
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
望今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度冰薨復以本號
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
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
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眾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
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
討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
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

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
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
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
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譎之
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
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
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
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
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
中賜輅車鼓吹戍石頭永和初尚書僕射出為都

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
 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
 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
 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
 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温北平洛陽上疏請
 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漸鎮壽陽以疾病不行升平
 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一詔贈散騎常侍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惠子從弟弈以子康襲
 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雷
 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安兄弈
 安弟萬
 石兄子朗
 弟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哀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
 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
 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
 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豐
 豐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
 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
 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

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

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憤温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
進其見重如此温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
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
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温上疏薦
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
將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
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

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
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
政不自已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喏互生同異安與坦
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
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
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
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
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
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
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

皆比之王道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從城悠然
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
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
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
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
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
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
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
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
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

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
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符
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
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建昌縣公堅後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
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
別有肯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
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
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
羊曇曰以聖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

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
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
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
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荆司豫
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
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
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
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
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

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
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
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
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
冠放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
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
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
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
頗有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

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止西今太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以平符堅勲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

或手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塼於城北後人追思
之名為召伯塼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新愛
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
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
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
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
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
弟澹為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
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齊冊到姑孰元熙中為光
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
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
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符堅之後安以
琰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
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
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太
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
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為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
武侯葬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

嘉靖戊午年

卷一百一十一

晉書卷四十九
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定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為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為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為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昶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都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義者

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同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今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頌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

甚多而塘路迤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
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
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
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剗肝生食之詔
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
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
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

參散騎侍郎

混字淑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
武平為晉陵公主
求婚謂王珣曰主婚但如劉真
子敬便足如王
處仲桓元子誠可小小富貴便豫
家事珣對曰

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
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齋初元帝始鎮建
業公私宴齋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項上一齋尤美輒
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齋故珣因以為
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
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
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
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
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其
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弈字無弈少有名譽初為刻令有老人犯法弈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弈膝邊諫止之弈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弈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蕃所思朝議以弈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而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二子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

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超城爲賊

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偽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鮮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

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
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
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淠航及白船督護諸
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
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
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
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
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
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
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

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
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
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
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
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
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度玄
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
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
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
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

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豐會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取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閻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泝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泝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大守丁匡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

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交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
交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
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
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復遣寧遠將軍春遠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
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
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後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
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
太守張碩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
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

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
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
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
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
事輒請為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
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
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
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
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
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

養壽此誠已形于文旨達於聖聰矣臣所以區區家
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
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
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
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
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
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
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感境為
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
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徇常儀實有媿心而

聖恩赦過黜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
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衆會謙德不
著害盈是荷先疾旣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
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
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
今者憊憊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
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
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微身
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
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

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
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
息瞻觀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
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
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
落相繼惟臣一已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
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
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為欲極其
永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
願陛下矜其所訴霽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

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
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
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
時人稱為南北三女論者美之玄既興疾之郡十三
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獻武子璵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璵少不
惠而靈運文藻豔逸文嘗稱曰我尚生璵璵那得不
生靈運永熙中為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
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遂字安丘處士達之弟並驍
果多權略達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遂

國子孟刊
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
其樂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曜故
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
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
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
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
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
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
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

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
巾鶴氅裘履版屐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
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
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
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
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
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
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
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

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比中即將郟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允彦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畧

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

大清邪子緬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
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
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緬父重耶王胡之外孫與舅亦
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
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
討大都督與兄子女琰破符堅先是童謠云誰謂
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卒以邀功焉堅之敗也
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
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

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
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
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福阨不
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
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
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
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
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
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

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
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
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沖
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嗣
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毅無所屈撓頗有
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
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
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
賊胡祭部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
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郝氏甚妬邈
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
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為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
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
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
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倖任總中臺効
彰分闢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
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
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

禡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
彛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
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
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
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
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
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
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
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弈萬以放
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徵類猶稱名實康樂
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舉之而土崩涸
頽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
廟筭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
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
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邀忠壯弈萬
虛放為龍為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剋翦
凶渠幾清中寓

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
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
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
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左東廂坦腹食獨若不聞
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
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
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
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
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
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
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
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
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
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
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
跡猶存由來尚美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
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
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
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

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
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
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
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
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為必敗以
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
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湏臾去懷
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
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
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葉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

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
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
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
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
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
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
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
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
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
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

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固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

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况今轉運供繼而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还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还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問問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况願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真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

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生疏
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
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
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
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
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歟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
二千石必免或可左設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
到此從事常有四五無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
符如雨倒錯違背不佞可知吾又瞋目循常推前取
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一曹主者泣事未嘗得十日吏
民趨走功費萬計卿六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
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群才而更不理正
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
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
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
萬斛重歛以資姦吏今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
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及者衆虛耗至此而
補代循常所在凋困真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
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
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尸口

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
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
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
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後五歲
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
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
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
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
之宜耶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
便有終為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

任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
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
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
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
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
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
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
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

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嘗
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
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
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
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
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
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
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
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
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
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眾市未得遂攜親
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
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
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義之欣
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
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
之門生譎懊者累日又嘗在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
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
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
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荅其書為世所

重皆此類也每日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
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
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章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
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
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
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
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毋喪
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
羲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
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
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
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按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
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
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
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咸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
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辭其刑政主者
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
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
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

訓毋允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
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
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
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
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
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
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
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
邁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
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
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
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
其樂懽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
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
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
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
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
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
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
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

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
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度令舉策數
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
海并田行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
懽讌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
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
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
後為豫州都督又遺萬言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
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
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毋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

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
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
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子遵父先旨固
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
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
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
備凝之不從乃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
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叅軍蓬首
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叅軍冲問卿署

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微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微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微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

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這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微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絮微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

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大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

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駮犛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

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
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
傍若無人辟強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
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
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
衛將軍復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
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
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常仲將懸橙書之
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
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

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
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
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
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
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
冠遐棲則契齊筮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
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勲既融投骸高讓且服事先帝
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
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縉綬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
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

晉列傳五十一
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
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
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
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
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
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
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棗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
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石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

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過泰
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
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
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
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
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
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
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
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
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

國子監刊
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
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
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
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
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
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
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
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
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
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
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畫善
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
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
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
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
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
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
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
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

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
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
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
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
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列傳第五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
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
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
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
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
孟固陳曰君臣親嘗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
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无崩城之驗存不

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
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
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
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
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
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
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
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
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
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

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為平夷
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
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太
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為越雋太
守李雄遣李驥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
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驥
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嬰琛距之戰于
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
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因羣帥執崇鞭
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

州人復立孫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
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
太寧永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寧州徵堅還京病卒
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
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
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振武
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為徐
州豹為司馬素易豹善疋逖為豫州而豹為徐州俱

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
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千藥斬撫及
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
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
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
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
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鸞等與豹共討之
諸將畏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
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
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

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勅豹鑿以時進討鑿及劉
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
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
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
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
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
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
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
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
遣右書御史郝嘏為行臺催檄令進討豹欲遂進

執不聽協又奏免鑿官委豹為前鋒以鑿兵配之降
彌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龔時石
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龔襲取豹
輜重於檀兵將軍劉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既敗將歸
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
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
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難率麾下
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
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
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

騎常侍兖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
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
僕交徐二州刺史鑒為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
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
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
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啟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
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
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為少府及王敦

及明帝以鑒敦舅又去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
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
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
容善自任遇結交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
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
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
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
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

國子監刊
聖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
將登之功於一葦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
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
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况夷戎醜
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
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
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
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
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
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

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
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季龍所制
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
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
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
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
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
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

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上
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
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
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
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頽自江陵
至于建康三二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
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太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
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
見代者尋去可用劉胤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
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
私屬公有司奏免胤官晉始下而胤為郭默所害年
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
太守

桓宣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詡義王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
開營焉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
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
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誥將宣為參軍使就平雅率
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
軍即其所部使持節北平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

軍領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宣殺入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五六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杰伺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又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宣宣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述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為援前殷又輕薄非豫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

爾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足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存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交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已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宣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夫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

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
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
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
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
欲襲溢口陶侃使毛寶攻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
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為參軍賊
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為亂制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
為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偽許之西陽
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琨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
王隨曰宣尚背祖約緣同郭默郭嶽謂乃遣隨

謂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
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為掾
上宣為武昌大守尋遷監陌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
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
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
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
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
儀或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稊於隴畝十餘年間石
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
以為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

後庾亮為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愨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鎮國北討更以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旧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為賊所敗翼怒貶宣為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喜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愨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為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愨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焯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為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頭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沔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

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符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台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二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迂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

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及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免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恤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漣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萬曆七年

晉書卷五十一

十一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
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
逆太守弓欽走灑口伺與同輩郝寶布與合衆討之
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
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
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灑
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
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
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

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
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
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舌擊
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
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
勝耳珉大咲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
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
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
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
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

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閩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城作高檜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終牛飲血閩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表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

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忘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湏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朶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使西廙性矜厲自用無以伺老怯

國子監刊
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廐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
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
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
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
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
止伺常所謂怒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
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
伺既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
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
遇醫療剗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

尋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
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
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廙與
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
伺驚劓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塲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也王敦以為臨湘令敦卒
為温嶠平南叅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
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廻更遣使順侃意曰仁
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

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峻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勲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

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城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

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

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愨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

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
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上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
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
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
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
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
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
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
將軍庾翼以爲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
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
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
于璜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肱
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
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治入
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
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
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
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
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

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
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甯太守守歷陽真平
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
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
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
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別將寇
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
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
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
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剛

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
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
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
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
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
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球璿瑾瑗
璩最知名

璩字叔遠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為參軍尋遭父憂服
闋為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轉
安子琰征虜司馬淮淝之後苻堅逃走璩與田次之

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
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
湖澤皆是孤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
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孤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
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
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為建威將
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
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
希為梁州刺史王异據洛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
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

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
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
璩忠誠懇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
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
史璩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叅軍費恬以數百人送
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為玄
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
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
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
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偽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

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
振遣桓放之為益州也而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
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
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旌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
翼之勲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
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為持節監梁秦二州軍
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
郡太守瑗為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
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叅軍譙縱領巴西
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
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罷涪害瑾瑗
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
成都四百里遣叅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驍道
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
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
時延祖為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
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
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

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為輩而人物不及也璩子脩之頗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弘後為安西司馬没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庭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

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恭邃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恭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邃俱為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為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邃為游擊將軍遁為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為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

還至宜都太守。德祖璩宗人也。父祖并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尅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疑、疑弟辯，並有志節，獄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

晉書卷五十一
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
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
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
為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
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塢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
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
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
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
遐為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
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

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
勦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
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
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
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為北中郎將領
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下咸李龍等不
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
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
掩襲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下咸等追斬迭
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

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
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
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常侍肇
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
後竟改名爲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叅軍轉從
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
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鶩後遇赦與撫俱出又
之司徒王導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蘇

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
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
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
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
前後勲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
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孫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
以爲叅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
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
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既

國子監刊一
懷耻忿且忌憚遐之力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勲反桓溫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

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眾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不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歲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

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符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董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穎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王全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沙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叅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

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
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
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
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
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之梁州刺史
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
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勲散走序以老病累
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
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
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
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騁乎咸和之後雖人不
遠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沍瀍澗覆類玄虢興微鴻雁鼓鞞
在聽免置有作封封羣英勤茲王略

列傳卷第五十一

晉書八十一

列傳卷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仕蜀為觀閣令史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
 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
 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
 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
 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

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
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
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
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
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
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
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
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
辭毋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

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
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
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
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
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
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
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
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
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

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郾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大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輅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為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詵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

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瓊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諧協時

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暮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何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

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
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契
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
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
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
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
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賸究竒使楊班韜
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
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
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
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
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
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
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
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
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
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勃一作敷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
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

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睢既亂則師摯脩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

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

舊事多所詣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
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
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
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
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
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
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
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
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
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

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
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
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
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
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
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
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
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
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
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

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

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歛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下反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

食况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
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
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
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
復減損嚴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
復為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
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
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
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
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
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
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
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
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
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
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
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
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
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貴於丘園蒲

晉書卷五十二
九
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
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
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
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
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
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
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况
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
寇竊之幸脫陛下登乍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
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

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
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
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
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
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
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群公博
舉於眾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
旁料穴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
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
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

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之末
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
咸和初夏早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
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
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
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
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
其積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
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
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

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相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
有十數醉酒流湏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
殷宗修德以消彘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
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信順
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
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參
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
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
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
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

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
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
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
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
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
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
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
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
守陶侃請為參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參軍
時丞相王道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
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
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
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
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
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
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
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
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

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効之盛與溫
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
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恠鳥溫
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卓收盛到州
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
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
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
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
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

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和
頰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
本寄於慕容雋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
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
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
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
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子
邁亮又問欲齊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
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

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
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
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
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候父
瑩丹揚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
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
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為令典垂
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主德大

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
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
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
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
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
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
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
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
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奇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
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

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言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鄉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視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

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徃徃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

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文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

毋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
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毋憂去職
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克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
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
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
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
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
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而曹

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
執手問國家祚運脩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
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
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
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
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
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盲自
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
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
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

義乎此以綃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夫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荅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荅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起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二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瞻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躡躅慨爾而泣曰若乃魏

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温覬覬非望斲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

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與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與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

著論一篇寫之如左顧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
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
功蓋中夏大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
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
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導晉也但然節赴由非常耳所
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
州殘照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
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
虜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
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臨履霜之險可謂危矣
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僞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劉
蜀旋撫諸夏推吳人入侵之鋒歸曹爽見忌之黨植
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
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
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親顯
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字富又清
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
域之蒙晦定千載之成功若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
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紘臣豈不惜哉今若以
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

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
嘗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
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匡夏鞭撻華戎專
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
州之人或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
嘗享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
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苻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
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
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
美禮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官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

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
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
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
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水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
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
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
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
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偽
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
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

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
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
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
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
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
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
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
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
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餘年吳魏犯順而強
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
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
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
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
而託為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
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
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
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
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
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於魏世矣且夫
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

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為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增置省職轉負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為議廣常以為愧馬元顯永為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負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

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興煥乎史策而
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為疇古臣等參詳
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
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負常侍大司農仍領著
作如故十二年勅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
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
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
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
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士固不同時
乃更歎歎因辭衰耄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年七十四卒於家廣各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
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
可以苗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
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
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
寡聞穿窬王氏雖勅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

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
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
上竒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
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
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偽國野民運遭革命
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摘辭綜理王愨
雅才虞慙惇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鈇異聞
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